

儿童情绪伪装能力的发展和影响因素*

史冰 苏彦捷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情绪伪装体现了情绪的社会性和适应功能,是情绪的一种调节策略。该文综述了有关儿童情绪伪装的研究,分析了影响情绪伪装的、家庭、同伴、文化等外部因素和言语能力、性别角色、气质特点等内部因素,探讨了儿童情绪伪装研究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 情绪伪装,表现规则,心理状态,社会环境。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个体情绪的发展是情绪社会化的过程,情绪伪装(emotional masking)是情绪社会化的体现,是指个体出于某种社会性目的,通过表现不同的表情或表现出中性的表情、表现和真实程度不符的情绪强度等来掩饰内在体验到的情绪^[1]。

每个人都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Saarni(1991)认为社会环境对个体情绪有两种影响:一种是类似共情的影响,即个体会改变原来的情绪感受,真实感受到个体应感受到的情绪;另一种是情绪伪装,即个体监督和操作情绪表现,表现的情绪和真实情绪体验不一致^[2]。情绪伪装是一种调节策略,在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里属于反应调整阶段,是在情绪发生中或发生后进行的自我情绪调节^[3],目的是更好的适应社会。个体在改变情绪外在表现时可能也会改变原来情绪的内部体验。但这是情绪伪装的次要目的,不能抹杀其掩饰或隐藏的成分^[4]。

儿童的情绪伪装能力是逐渐发展的^[5],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对情绪表现规则(在给定情境里表现出和社会适宜的、有利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情绪的、有利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情绪的、有利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情绪的、有利于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情绪的)的日益理解和不断应用。儿童适宜的情绪伪装反映了儿童对具体情境做出恰当情绪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进一步促进儿童社会交往行为的发展^[6],进而促进其他重要能力的发展。

2 儿童情绪的伪装

假装是指个体用另一种“现实”覆盖或替代自己要保护、隐藏或伪装的真实情况^[7]。情绪伪装也是一种假装。虽然目前心理学界对假装的本质没有统一观点^[8],但通常认为儿童2岁时才出现假装^[9]。因此,2岁之前的儿童可能缺乏情绪的伪装。

与婴儿参照他人的面部表情、声音表情等线索产生或改变自己情绪^[10]不同的是,2岁儿童开始依靠自己管理情绪行为^[11],初步习得在不同情境下夸大或抑制某种情绪,最常见的是对负性情绪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调节。严格地说,儿童的这种情绪伪装是简单的,反射性的和操作性的^[12],不包含对情境的社会认知成分,仅仅是社会知觉水平的假

收稿日期:2004-08-12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01JAXLX014;教育部科学技术重点项目(02170)资助。

通讯作者:苏彦捷, E-mail: yjsu@pku.edu.cn; 电话: 010-62751833,

装^[13]。

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逐渐深入理解情绪伪装所处的社会情境。4岁儿童开始在某种情境中有效运用表现规则,并有足够的技巧控制自己的情绪行为,此时的情绪伪装可能是因为儿童社会控制行为发展显著而不是因为儿童对情境的完全理解^[14]。儿童在6、7岁以后初步意识到情境的作用^[15]。Hubbard的研究表明7岁儿童会考虑情绪伪装时的情境因素^[4],但还不能充分意识到诱发情绪情境的多样性以及对人的情绪表现的可控性;倾向于集中关注公开的可观察的成分,更像个年轻的“行为主义者”。而10岁儿童的转折点在于:10岁儿童认为复杂多样的社会情境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能够自发的情绪伪装,并且倾向于关注内在成分^[16]。

儿童内化的情绪表现规则随着年龄而变化。Harris的研究表明4岁儿童的情绪伪装更多的是在和负性情绪有关的情境里。6岁儿童倾向于隐藏强烈的正性和负性真实情绪,对负性情绪的隐藏程度比正性情绪的隐藏程度大^[1]。10岁和13岁的儿童是否表现愤怒和情绪的交流对象有关,该年龄的儿童通常对成人掩饰自己的愤怒,对同伴则表达自己的愤怒。儿童表达真实的负性情绪也是一种情绪表现规则。在某些情境里伪装情绪有其适应意义,但在其他一些情境里表达自己真实情绪可能更有适应作用^[4]。由此可知,儿童的情绪伪装是不断变化的。

儿童对自身情绪伪装的解释能力是不断提高的。虽然4~5岁的儿童会伪装内心愤怒的情绪,但是该年龄的儿童尚不能用言语清楚表达自己的伪装^[14],只能通过其行为反映了表现的情绪和真实的情绪之间的区别。相对于4岁儿童,6岁儿童除了情绪伪装能

力进一步提高外,还能用语言更准确的解释自己的伪装行为;10岁儿童和6岁儿童的情绪伪装行为则差异不明显,但10岁儿童的解释更丰富和更准确^[1]。

研究表明,理解他人隐藏的情绪需要具备心理理论,个体对情绪伪装的理解是和心理理论里的表现现实、错误信念理解等能力相联系^[17,18]。在情绪伪装中,“表现”指所表现的外在面部表情、声音等,“现实”指内在的真实主观体验。情绪的外在表现和主观体验的差异(情绪伪装)可认为是表现现实之间的差异。3岁儿童理解真实物体和表现物体、物体表面特性和真实特性之间的区别^[17],只是3岁儿童的这种区分能力还不稳定,经常把现实融入表现(表现主义)或表现融入现实(现实主义),4岁儿童则普遍通过表现现实任务。研究也表明,对伪装情绪的理解是在儿童具有错误信念理解能力后发展出来的^[18],而儿童错误信念理解能力是在4岁左右出现。由此可推测3、4岁的儿童可能已开始具备理解情绪伪装的认知基础。儿童究竟多大年龄能理解他人会表现出和情绪感受不一样的表情呢?不同的实验有不同的结论。Saarni要6、8、10岁的儿童指出人物在需要隐藏真实情绪的故事情境里的表情,结果发现10岁儿童可以很好地自发调用表现规则解释故事人物的表情,6岁和8岁的儿童则较差^[19];Gnepp给儿童一幅情境和面部表情冲突的图画,发现11~13岁的儿童倾向于对主人公面部表情的重新解释,认为面部表情的图画掩盖了主人公的真实情绪,3~7岁的儿童则忽视冲突,认为面部表情就是主人公的情绪^[20]。这些研究证实了年幼儿童区分伪装的情绪表现和真实情绪的内在体验能力非常有限,大约10岁后儿

童这种能力才发展的比较充分。也有研究发现,儿童6岁时就可以理解:情绪的面部表情不需要和内在体验一致^[21];和内在体验不一致的面部表情可让他人产生错误信念;和内在体验不一致的面部表情是为了保护自己或为了操纵情境使之对己有利^[22]。

上述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有:首先,不同研究涉及的情绪强度不一致,Saarni研究情境里的情绪强度相当大。6~10岁儿童通常认为情绪非常强烈时不需要伪装情绪。因此,Saarni所用的情境可能低估了儿童理解情绪伪装的能力;其次,是否有使用表现规则的提示。在Saarni等人的研究里,仅给被试极少提示或被试必须自发调用表现规则。在Harris的研究里,明确告诉被试故事主人公需要使用表现规则,被试要考虑的不是应不应该使用表现规则,而是考虑使用哪种表现规则^[1]。因此上面的两种结果反映的是6岁儿童在不同条件下的情绪理解,两者并不冲突。综上所述,6岁儿童可以理解情绪伪装,但尚不能像10岁儿童一样善于结合情境,自发使用表现规则来理解情绪的表现。

对他人情绪伪装的理解不仅包括对情绪表现和内在体验不一致的理解,还包括对情绪表现携带的丰富社会信息以及情绪表现可能引发的社会结果的理解。研究表明,6岁以后的儿童都认为,表达愤怒时表明儿童力量强大,在人际交往中处于支配地位;表达恐惧和悲伤时,表明儿童软弱,处于非支配的地位。7岁儿童认为表达者的情绪表达在不同情境里与接受者的后继行为都有显著相关;9岁儿童认为某些情境里,表达者的情绪表达还与接受者的情绪反应有显著的相关;12岁儿童认为不同情境里,情绪表达者不同的情绪表达和表达者的支配性、

情绪接受者的情绪反应存在非常显著的依存关系^[15]。

总而言之,目前关于儿童情绪伪装的研究是从儿童情绪伪装时对情境的认知、情绪的表现规则、解释自己情绪的伪装、理解他人情绪伪装及其所蕴涵的社会信息等几方面加以研究。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儿童情绪伪装的发展大致如下:2岁时儿童开始出现情绪的伪装;4岁时儿童是刻板的情绪伪装(一般是伪装负性情绪),难以解释自己或理解他人的情绪伪装;6、7岁时儿童可以较灵活的伪装情绪,解释自己或理解他人情绪伪装的能力提高,儿童除了伪装负性情绪,同时也会伪装正性情绪;9、10岁时儿童可以洞察情境以自发的情绪伪装,可以有选择的表现或伪装负性情绪,可以准确的解释自己或理解他人情绪的伪装;12、13岁则是儿童的情绪伪装发展基本成熟的阶段,此阶段的儿童不仅能较好的情绪伪装,还可以理解情绪伪装蕴涵的信息,并依此信息指导自己或预测他人的反应。由上总结可知,情绪伪装的现有研究从多角度刻画了儿童在不同年龄时的情绪伪装特点,说明儿童的情绪伪装是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

进一步分析儿童情绪伪装的研究,可知有些研究如关于儿童对情绪情境认知的发展的研究涉及到儿童的社会学习,而儿童的社会学习离不开置于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在家庭里和父母以及家庭外和同伴间的现实交往经验;有关儿童理解他人和解释自己情绪伪装的研究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儿童的语言发展以及与儿童语言发展密切相联的心理理论能力;另外,儿童应用表现规则伪装情绪时,需要控制和情境不适宜的真实情绪表现,表现出不真实的却和情境符合的情

绪,因此,儿童表现自己真实情绪的“欲望”或称气质表现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儿童的情绪伪装。这些分析说明,儿童情绪伪装的研究已涉及到有关儿童情绪伪装的多种不同的影响因素。

3 情绪伪装的影响因素

儿童情绪的伪装是儿童情绪社会化的体现,依赖于儿童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经历。因此情绪伪装的发展除了和儿童自身认知能力紧密关联外,更离不开儿童与社会的接触。研究儿童情绪伪装时需要采用高度个性化的社会建构方法理解儿童独特的情绪情境经验^[23]。分析有关儿童情绪伪装的研究可知,总体来说,影响情绪伪装的因素有家庭、同伴、文化等外部因素和言语能力、性别角色、气质特点等内部因素。

3.1 外部影响因素

3.1.1 家庭

家庭是儿童理解和获得情绪伪装能力的重要渠道。儿童的情绪认知发展存在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受儿童早期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的影响^[24]。许多研究者认为父母的情绪表露等一些与情绪有关的行为特征可能影响儿童的情绪认知进而影响儿童的情绪表现等其他活动;父母与儿童的交往互动会帮助儿童获得有效的情绪调节技能;父母关于情绪的讨论和直接指向儿童的情绪反应可能影响儿童的情绪表现^[6]。

研究表明^[25],在和儿童的情绪讨论中,如果母亲侧重于对情绪做详细的因果性解释,讨论时和儿童积极互动,讨论内容更多侧重个人的主题以及儿童的自主和偏好,那么儿童更愿意表现自我的情绪;如果母亲很少对情绪做出解释,讨论时主要是对儿童批评教育,讨论内容侧重于社会常模、道德准

则、适宜行为,那么儿童会在社会情境中更多使用表现规则来控制或调整自己的真实情绪。

3.1.2 同伴

随着儿童的长大,儿童和同伴在一起的时间变多,同伴对儿童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着成人无法取代的独特作用。儿童的情绪伪装也是儿童社会化的一种体现,儿童和同伴之间的交往互动可以塑造儿童的情绪表现规则。

Mostow 认为儿童倾向于接受能够更好的调适情绪、更友善、更乐于合作和助人、更社会化的同伴^[26],喜欢经常表现正性情绪的同伴,而常表现负性情绪的儿童会体验到更多的同伴拒绝。儿童为了被同伴接受,有时会情绪伪装。而儿童在同伴中的不同社会地位也相应影响了儿童情绪的表现,如低地位的儿童在与高地位的儿童交往时,很少会做出攻击性的表现,而是经常表现为恐惧和顺从^[15]。此外,同伴的不同可能也会影响儿童情绪表现,如当儿童面对同伴挑衅时,若挑衅者是自己喜欢的同伴时,年幼儿童较少生气并会较多的控制自己生气的表达^[15]。

3.1.3 文化

情绪的表现从纯生理状态的表现转变为心理的社会表现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里,通过家庭成员、同伴等他人的干预和调节而演化、实现的^[27]。因此,儿童的情绪伪装是处在文化这个大背景里发展和变化的。

研究儿童的情绪伪装离不开儿童所处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关于情绪的信念。美国文化重视个人的自立和独特性,^[25]强调自我的直接表现和自我的重要性,认为个人情绪作为自我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应该被重视和接受。鼓励儿童要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体验以使自己的需要最终能被满足^[28],鼓励年幼儿童自发参与家庭关于情绪的讨论,培养儿童对情绪的理解能力^[29]。东亚文化如中国的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和集体的利益,认为情绪是儿童和他人社会交往的结果,是强化儿童适宜行为和集体感的工具。负性情绪经常被视为对人际关系有破坏作用甚至是危险的,需要严格的控制。而对情绪的语言描述或讨论是多余或不合适的。东方文化一方面强调情绪的心理自律和儿童行为标准^[28];另一方面又鼓励儿童要对他人情绪非常敏感,好儿童的标准之一就是能通过外部非言语线索理解他人情绪并据此做出适宜行为反应^[6]。因此,美国儿童可能比中国儿童更早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更倾向于表现自己的真实情绪;而中国儿童可能更善于理解他人的情绪,倾向于压制自己的情绪以便表现出和情境符合的情绪。

3.2 内部影响因素

3.2.1 言语能力

言语能力影响儿童的情绪知识进而影响儿童的情绪伪装。言语能力较好的儿童使用情绪词汇、处理负性情绪以及情绪讨论的能力都较强。这些和情绪有关的技能可让儿童操纵情绪并有效应用到社会交往上。例如,儿童在和悲伤的同伴交往时需要正确标识同伴的悲伤,有效控制自己情绪并采用适宜的抚慰语言和行为。因此言语能力是儿童掌握情绪知识的关键,也是儿童掌握表现规则,表现和情境适宜的真实或伪装情绪以最终成功生存的关键^[29]。

言语能力可能也影响了儿童对他人情绪伪装的理解^[30]。儿童理解情绪伪装所需要的错误信念理解、表观现实等心理能力和

儿童对含有“知道,认为”等心理词的语句意义的理解显著相关^[23]。Ruffman认为如果给儿童明确的关于心理状态的术语时,那么句法加语义的一般性语言可让儿童思考和修正眼睛注视等外在指标反映出来的内隐知识^[31]。

3.2.2 性别角色

情绪伪装的研究说明情绪伪装还存在一些性别差异。研究发现,4岁儿童的情绪伪装就已经出现性别差异,女孩比男孩更愿意隐藏失望情绪^[14]。这种性别差异不是由于男孩和女孩对情绪表现规则知识的掌握存在差异,而是由于“性别角色”影响了男孩和女孩使用表现规则的动机^[2]。随着年龄的变大,儿童有关性别角色的内容不断丰富,男女孩的情绪伪装进一步分离:6岁的女孩倾向于压抑愤怒,男孩倾向于压抑害怕^[2];10岁和13岁的女孩则比同龄男孩更愿意对同伴表现真实的情绪,对成人伪装或掩饰真实情绪^[4]。

3.2.3 气质表现度

气质表现度(dispositional expressivity)是指在情绪表现行为上的稳定个体差异,其典型的评估方式是自我报告法^[32]。不同表现度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情绪表现。高表现度的个体在有某种情绪时,会比低表现度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和此种情绪有关的外在行为。

有关研究表明,尽管儿童的人格特质尚未稳定,但会有气质上的个体差异。而气质表现度也会影响儿童的情绪伪装。低表现度而不是高表现度的儿童倾向于动态调节负性情绪的表现行为,情绪体验和情绪表现无明显关联。而在观看正性情绪的影片时,高、低表现度的儿童情绪表现和情绪体验都存在显著相关。因此高表现度的儿童更愿意表

现自己的正性或负性情绪,难以抑制自己的真实情绪,而低表现度的儿童控制能力较强,可较好的控制情绪尤其是负性情绪^[33]。

4 研究展望

由上可知,影响儿童情绪伪装的因素多种多样,各因素彼此又交织一起。我们不仅可以继续横向或纵向考察上述各因素尤其是家庭、同伴对儿童情绪伪装的影响,还可以在此研究基础上,解析出影响情绪伪装的独立因子,进而深入探讨影响儿童情绪伪装发展的潜在因素,以帮助父母、教师等成人正确理解和引导儿童的社会情绪行为。另外,情绪伪装是个体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由于伪装情绪需要抑制真实情绪,所以使用该调节策略时可能会由此带来消极的后果^[3]。可目前对儿童情绪伪装的现有研究尚缺乏这一方面的相关发现。由此,我们应进一步具体分析儿童情绪伪装可能对儿童今后发展的短期或长期的消极影响以及如何避免或减少这种影响。

情绪的伪装是一种社会能力^[1],这种能力可能是毕生发展的。儿童时期,情绪伪装能力只处在初级发展阶段。随着个体进入青年期和老年期,个体的社会经验尤其是人际关系(social relations)日益丰富,个体的情绪伪装可能会和其他心理理解能力一样,不断的发展变化^[34]。因此进一步探讨个体在青年期和老年期不同的情绪伪装特点,以及在不同社会关系情境里,个体可能会有不同的情绪表现,不仅会加深我们对情绪伪装能力的认识,而且也会为系统分析儿童时期情绪伪装对个体今后社会发展的影响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Harris P L, Donnelly K, Guz G R et a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and apparent

emotion. *Child Development*, 1986, 57(4): 895-909

[2] Saarni C, Harris P 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83-227

[3] 王振宏, 郭德俊. Gross 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1(6): 629-634

[4] Hubbard J A, Coie J D. Emotional determinants of social competence in children's peer relationships.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1994, 40(1): 1-20

[5] Eisenberg N, Spinrad T L. Emotion-related regulation: sharpening the definition.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2): 334-339

[6] 邓赐平, 桑标, 缪小春. 幼儿的情绪认知发展及其与社会行为发展的关系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2, 18(1): 6-10

[7] Lillard A S. Pretend play skills and the child's theory of mind. *Child Development*, 1993, 64(2): 348-371

[8] 王桂琴, 方格, 杨小冬. 儿童对假装的认知发展的研究进展. *心理科学*, 2003, 26(5): 898-900

[9] Leslie A M. Pretense and Representation: The Origins of "Theory of Mind".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7, 94 (4): 412-426

[10] Cole P M, Martin S E, Dennis T A. Emotion regulation as a scientific construct: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2): 317-333

[11] 陆芳, 陈国鹏. 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研究. *心理科学*, 2003, 26(5): 928-929

[12] Saarni C.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children's attempts to monitor their expressive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1984, 55(4): 1501-1513

[13] Tager-Flusberg H, Sullivan K. A componential view of theory of mind: evidence from Williams syndrome. *Cognition*, 2000, 76(1): 59-89

[14] Cole P M. Children's spontaneous control of facial expression. *Child Development*, 1986, 57(6): 1309-1321

[15] 罗峥, 郭德俊, 方平. 小学生对情绪社会调节作用的理解.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2, 18(3): 34-39

[16] Harris P L, Olthof T, Meerum T et al. Children's knowledge of emotio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81, 22(2): 247-261

- [17] Flavell J H, Flavell E L, Green F L. Development of the appearance-reality distinc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1983, 15(1): 95~120
- [18] Wellman H M, Liu D. Scaling of theory-of-mind tasks.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2): 523~541
- [19] Saarni C.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display rules for expressive behavio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79, 15(5): 424~429
- [20] Gnepp J. Inferring emotions from conflicting cu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3, 19(6): 805~814
- [21] Moore C, Pure K, Furrow D.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al expression of speaker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mind. *Child Development*, 1990, 61(3): 722~730
- [22] Gross D, Harris P L. False beliefs about emotion: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misleading emotional display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988, 11(3): 475~488
- [23] Saarni C. Epilogue: Emotion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1, 25(4): 354~356
- [24] Mumme D L, Fernald A, Herrera C. Infants' responses to facial and vocal emotional signals in a social referencing paradigm. *Child Development*, 1996, 67(6): 3219~3238
- [25] Wang Q. "Did you have fun?" American and Chinese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s. *Cognitive Development*, 2001, 16(2): 693~715
- [26] Mostow A J, Izard C E, Fine S et al. Modeling Emotional,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edictors of Peer Acceptance. *Child Development*, 2002, 73(6): 1775~1787
- [27] Rene van der Veer. Henri Wallon's Theory of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Emotions. *Development Review*, 1996, 16(4): 364~390
- [28] Chao R K. Chinese and European American cultural models of the self reflected in mothers' childrearing beliefs. *Ethos*, 1995, 23(3): 328~354
- [29] Bretheron L, Fritz J, Zahn-Waxler C et al. Learning to talk about emotions: a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Child Development*, 1986, 57(3): 529~548
- [30] Nichols S, Stich S. A Cognitive Theory of Pretense. *Cognition*, 2000, 74(2): 115~147
- [31] Ruffman T, Slade L, Rowlandson K et al. How language relates to belief, desire,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Development*, 2003, 18(2): 139~158
- [32] Gross J J, John O P. Facet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Three self-report factors and their correla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5, 19(4): 555~568
- [33] Gross J J, John O P, Richards J M. The dissociation of emotion expression from emotion experience: A personality perspectiv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0, 26(6): 712~726
- [34] Hughes C, Leekam S. What are the links between theory of mind and social relations? Review reflec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for studies of typical and atypical development. *Social Development*, 2004, 13(4): 590~619

The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Factors of Children's Emotional Masking

Shi Bing, Su Yanji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Masking emotion, which is one kind of emotional regulative strategy, reflects social and adaptive characters of emotion. The studies about children's emotional masking were reviewed and five related factors - family, peer, culture, language ability, dispositional expressivity and gender role- were analyze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tudying children's emotional masking was emphasized in the end.

Key words: emotional masking, display rule, mental state, social environment.